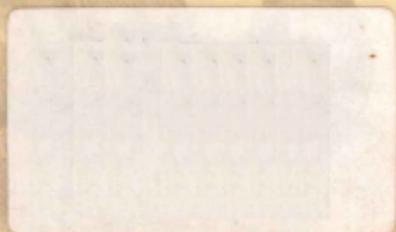


雙溪文物隨筆

嵇若昕 著





GPN: 1010000119
定價: NT \$700元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雙溪文物隨筆 / 嵇若昕著. ——臺北市：故宮，

2011. 01

面：公分

ISBN 978-957-562-604-4 (平裝)

1. 文物研究 2. 蒐藏管理 3. 文集

069.507

100000384

雙溪文物隨筆

發行人 周功鑫

主編 馮明珠

執行編輯 張浣雲

作者 嵇若昕

題字 何傳馨

出版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 11143 至善路二段 221 號

電話 02-2881-2021 ~ 4

傳真 02-2882-1440

印刷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縣中和市立德街 123 號 2 樓

電話 02-2226-8905

中華民國一百年元月

定價 700 元

展售處 有限責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地址 台北市士林區 11143 至善路二段 221 號

電話 02-2881-2021 轉 2264

劃撥帳號 1961234-9

GPN: 1010000119 ISBN: 978-957-562-604-4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雙溪文物隨筆

嵇若昕 著

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先生於民國七十二年元月接任不久，即鼓勵同仁以淺顯易懂的文字，配以精美的圖版，向民眾介紹故宮文物，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推廣華夏文化。《故宮文物月刊》在上述目的之下，於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創刊問世，迄今已近二十八年，發刊達三百三十一期，並每月按時出書。許多本院典藏策展的研究同仁，自創刊以來便是月刊撰稿的基本支持者，每週缺稿，主編一邀，文章即送到。這些同仁成為支撐月刊持續發展的基
本力量。廿多載已過，這些撰稿同仁也從初出茅廬的博物館從業人員，晉升為資深的藝術史或文史研究者，在各自專業領域中卓然有成。他們在月刊發表的文章，累積下來有多達數十甚至百篇者。《月刊叢書》出版的發想，便是將長年為月刊撰稿的同仁文章，由作者自行採擷精作，分類編目，串珠再集，以個人專集方式問世，以饗讀者。

首輯共八本，分別為馮明珠副院長的《清宮檔案叢談》、書畫處前處長王耀庭的《古書古畫今日看》、登錄保存處處長嵇若昕的《雙溪文物隨筆》、器物處處長蔡玫芬的《雜說說雜》、書畫處副處長李玉珉的《佛陀形影》、器物處鄧淑蘋研究員的《古玉新詮》、器物處前研究員廖寶秀的《茶韻茗事——故宮茶話》及書畫處劉芳如副研究員的《丹青之間》。這八冊叢書所涉





主題甚廣，介紹內容包含書法、繪畫、佛教藝術、玉、陶瓷、漆等各類器物、珍玩、茶藝與文獻檔案等，為讀者提供多元閱讀選擇。

功鑫自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日重回故宮服務後，即鼓勵同仁經由策展進入研究，也以研究帶動展覽。展覽的品質築基於研究深度，沒有深入的研究，策畫不出好的展覽，「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與「文藝紹興—南宋的藝術與文化特展」如此，正在策展中的「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亦復如此。為了鼓勵同仁研究，功鑫恢復已停刊十年的《故宮甲種叢編》，創刊《故宮乙種叢編》，並責成月刊主編規劃《月刊叢書》，除能彰顯同仁們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又可達到華夏文化推廣的效益，可謂一舉兩得。是為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周功鑫

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日

作者的話

二十年前，也就是建國八十年（一九九一）時，個人曾將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工作近九年間發表於《故宮文物月刊》、地方文化中心展覽專輯，或《中央日報》海外版之文章，共二十五篇、十餘萬言，集結出版了《器物藝術叢談》一書。

這本文集收入個人當時研究明清雕刻、文房用具、清代服飾後發表的部分心得，以及應文化中心之邀，為相關展覽所撰寫有關漆器、如意、燈具、枕具或鼻煙壺方面之通論性文章。文集中計有關於明清雕刻的文章五篇，關於文房用具的文章七篇，關於清代服飾的文章六篇，此外尚有七篇是關於其他文物的短文。或許因為內容平實易懂，敘述深入淺出，文集出版後不數年即告售罄。

如今匆匆又二十年，個人的研究主題仍然偏重於雕刻與文房用具，惟於研究之時代早已跨出明清而溯至上古，只因論述之對象多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以致於內容仍以明清兩代文物居多。本次再度整理舊作出刊，除有雕刻方面文章十一篇與文具方面文章十篇外，尚增列有關國立故宮博



博物院藏品來源與管理方面的文章六篇；總計共二十七篇文章，近十五萬言。

本書所選文章，除〈玩硯瑣談〉、〈得閒玩石可養生〉與〈壽山石雕漫談〉三篇外，其餘均先後發表於《故宮文物月刊》；原收錄於《器物藝術叢談》一書之文章，本次均未列入。

本書〈藏品管理篇〉中之〈由一道門鎖談起〉與〈呼朋引伴話「出組」〉二文，乃為慶祝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六十週年，奉吾師、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江兆申之命而撰寫，並於民國七十四年（一九八五）十月之《故宮文物月刊》慶賀專輯中刊出。〈呼朋引伴話「出組」〉一文，乃

為說明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庫房之原則，實係傳承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冬末代皇

帝溥儀出宮至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秋北平故宮博物院成立之間，清室善後委員會

點查紫禁城內文物之嚴謹精神。至於〈由一道門鎖談起〉一文，則係為介紹當時甫

啟用一年多之新式庫房，篇名還是吾師親自擬定的。除了以上兩篇外，其餘二十五

篇皆是個人近二十年陸續發表之文章：包括建國百年（二〇一一）前夕發表之〈清

前期 雕竹伏虎羅漢〉、〈清前期 尤通 雕犀角槎盃〉與〈南遷路上的院藏文物舉

隅〉三文。

本書為保留原文面貌，故僅修正原文中之錯字與重大錯誤；又因係集結多年

之舊文，各篇文章內容上有時不免有些許重複，尚祈讀者見諒。至於書名，則仿

借吾師名作《雙溪讀畫隨筆》之名，訂為《雙溪文物隨筆》，除作為個人三十年公

職生涯之誌，亦為個人慶賀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之壽。



目錄

序 2

作者的話 4

雕刻篇

嘉定竹刻與清初吳之璠的雕刻藝術 9

清 雕竹隆中圖筆筒 18

清初嘉定竹人周顥及其藝術 19

清前期 王永芳 雕竹文字筆筒 30

清前期 雕竹伏虎羅漢 32

宮廷牙匠與畫家的對話——〈月曼清遊〉之圖繪與雕刻 39

從「鬼工」到「仙工」——清代南派牙雕工藝概述 51

清中期 雕象牙四層透花提食盒 64

風骨猶昔——玉丁寧館捐贈牙骨竹木雕器選萃 67

玉丁寧館捐贈宋、遼、金、元時期的牙梳 81

清前期 尤通 雕犀角槎盃 85

文具篇



玩硯瑣談 91

漢代的文具——從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座西漢前期墓葬中出土的一套文具談起 98

「漢代的文具」補續 117

東漢——六朝 異獸燈 119

說「遼硯」 120

雍正皇帝御賜松花石硯 126

乾隆皇帝、百什件和松花石硯 138

清 乾隆 松花石蟠螭硯 146

得閒玩石可養生 148

壽山石雕漫談 151

藏品管理篇

故宮文物的「已」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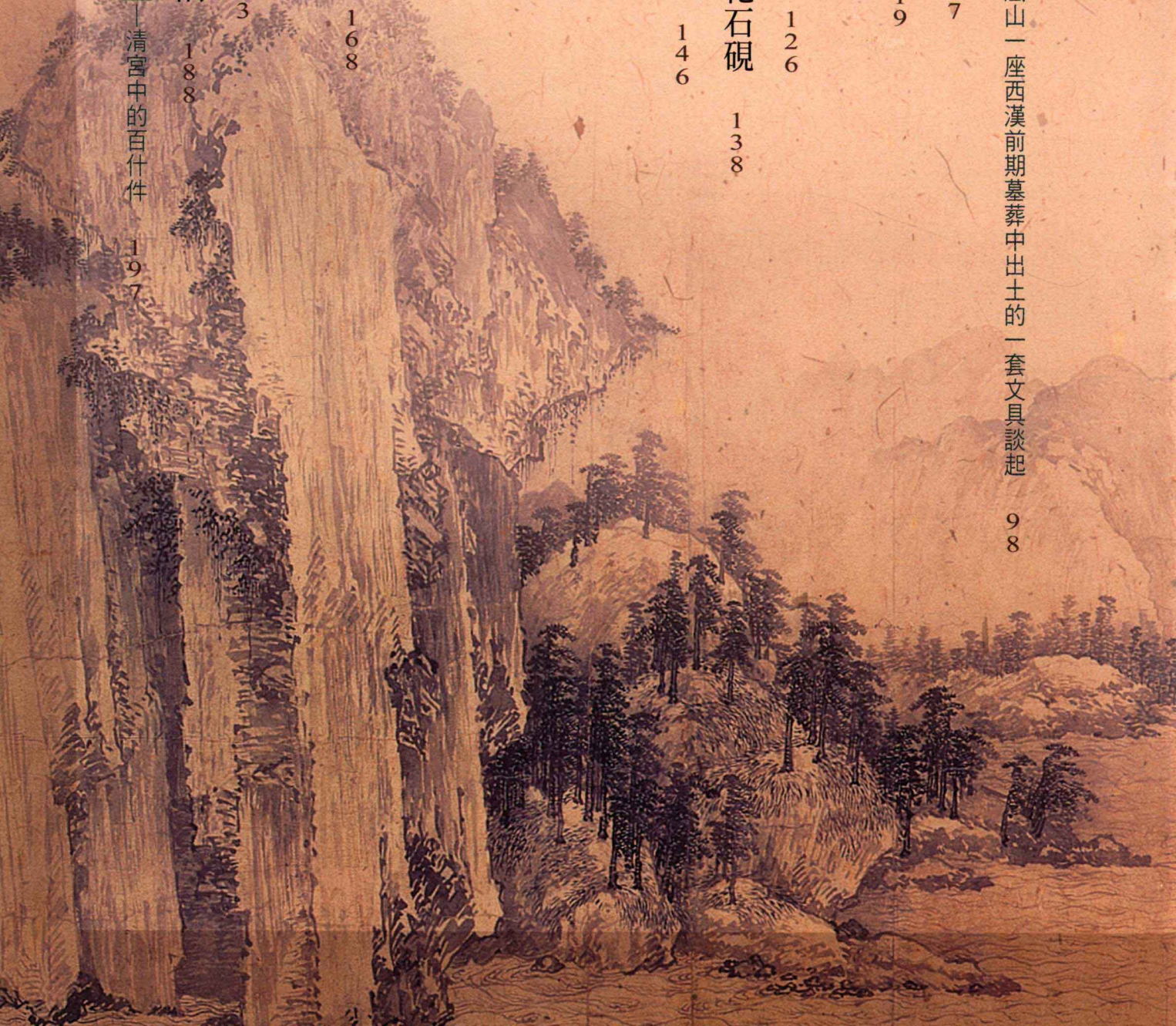
院藏日本歸還文物拾零 168

由一道門鎖談起 179

呼朋引伴話「出組」 183

南遷路上的院藏文物舉隅 188

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 197



雕刻篇



嘉定竹刻與清初吳之璠的雕刻藝術



清 吳之璠 牧馬圖筆筒（局部）滾馬



清 吳之璠 牧馬圖筆筒（局部）圍人



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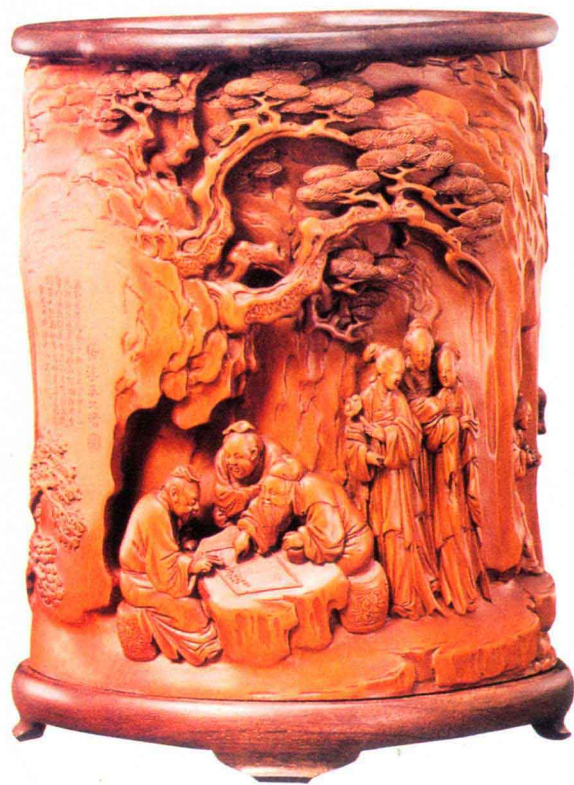
雖然中國的雕刻藝術起源相當早，但是論及派別，須遲至明代中葉方逐漸在吳中及其附近地區形成，例如玉雕有

蘇州派，以陸子剛（或作岡）最著名。至於竹刻，則以嘉定派綿延最久。

嘉定竹刻發展史

嘉定竹刻創始於正德、嘉靖時期的朱鶴（字子鳴，號松鄰），他工於韻語，為人博雅嗜古；他所雕製的簪、匣（文具中之水器）、圖刻諸器為當時人珍重。去世後，人們若能傳得一件他雕製的作品，都「不以器名，而直名之曰朱松鄰」。

朱鶴將他的技藝傳給了長子朱纓（字清父，或作清甫，自號小松山人，人呼之曰小松），他生而聰穎，少而多能，書法工小篆及行草，作畫長於氣韻。朱纓雖然沿承乃父雕鏤世業，但他「能師心變幻，務極精詣」，故而他的技藝比父親「益臻妙境，自簪、匣、圖刻外，旁綜花草人物」。他所用過的質材除了竹或竹根外，尚有沉香木、檀香木、象牙等等。



清 吳之璠 對弈圖筆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不但加以發揚光大，而且收徒傳藝。
朱鶴、朱纓、朱稚征一脈相承，人稱「嘉定三朱」。他們能「以畫法刻竹」，能自行設計稿樣，或者移當時流行稿樣於雕刻作品上。他們將繪畫的佈局方式移於雕刻上，故而他們的作品通常皆構圖完整，並善於運用留白；雕製花鳥時「規撫徐熙」的野逸，作人物時曾「倣唐吳道子所繪，作古

魯，號萬松）以讀書為業，終老諸生；次子朱稚恭少時客死他鄉，其時妻方二十三，遺一子，甫四歲；三子朱稚征（字叔子，號三松）繼承家業，並「善畫遠山、澹石、叢竹、枯木、尤長畫驢」。朱氏的雕刻技藝傳至朱稚征，

朱纓有三子，長子朱稚美（字伯





款識拓片

僊佛像」，刻山水用馬夏風格。此外，他們將畫家在畫上題款的習慣也移置雕刻作品上，有時只刻名款，有時尚加題跋。

由於朱稚征的收徒傳藝，到了清康熙初年時，嘉定邑人「爭相技摹，資給衣饌」，於是嘉定竹刻遂成為當地重要特殊物產。雖然嘉定竹刻技法皆「原本朱三松」，但是緊接朱稚征之後的嘉定竹人中以侯嶠曾、秦一爵、沈漢川、沈大川等人較為著名，其中沈漢川與沈大川兄弟二人皆曾得朱稚征親授雕刻技藝。

其後，嘉定竹刻代有傳人，僅嘉慶時金元鈺的《竹人錄》一書所收錄者就有五十餘人，其中「尤著者為南

翔吳魯珍、周芝（應作芷）巖兩家」。康熙、乾隆時，嘉定竹刻聲名遠播，聲震內廷，「嘉定三朱」的作品「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內府」。

康熙時，封錫爵（字晉侯）、封錫祿（字義侯）、封錫璋（字漢侯）兄弟三人號稱鼎足，錫祿與錫爵二人於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聲聞於朝，遂共同侍直內廷。封錫爵之子封穎谷亦工鏤竹，承封氏箕裘。封錫祿有三子，始鎬（字彝周）、始翬（字綿周）、始岐（字時周）皆擅刻竹，始鎬、始岐於雍正初期即在造辦處當差。當時他們在宮中當差的姓名分別是封鎬與封岐；封岐於乾隆初期甚得皇帝賞識，並「永為報效」。雍正五年，「養心殿造辦處檔案」記載鎬、岐二人是「雕竹匠」，雍正九年的檔案就稱封岐為牙匠，乾隆時的檔案亦如是稱，可見封氏兄弟在宮中時常雕製象牙，成為牙雕藝人。

其實嘉定竹人自「嘉定三朱」開始即不限於雕竹，之所以竹刻著稱，除中國人對竹的特殊情感外，嘉定盛產竹亦應不無關係。不過乾隆時嘉定

已不產大竹，若需大竹，多購自湖州的梅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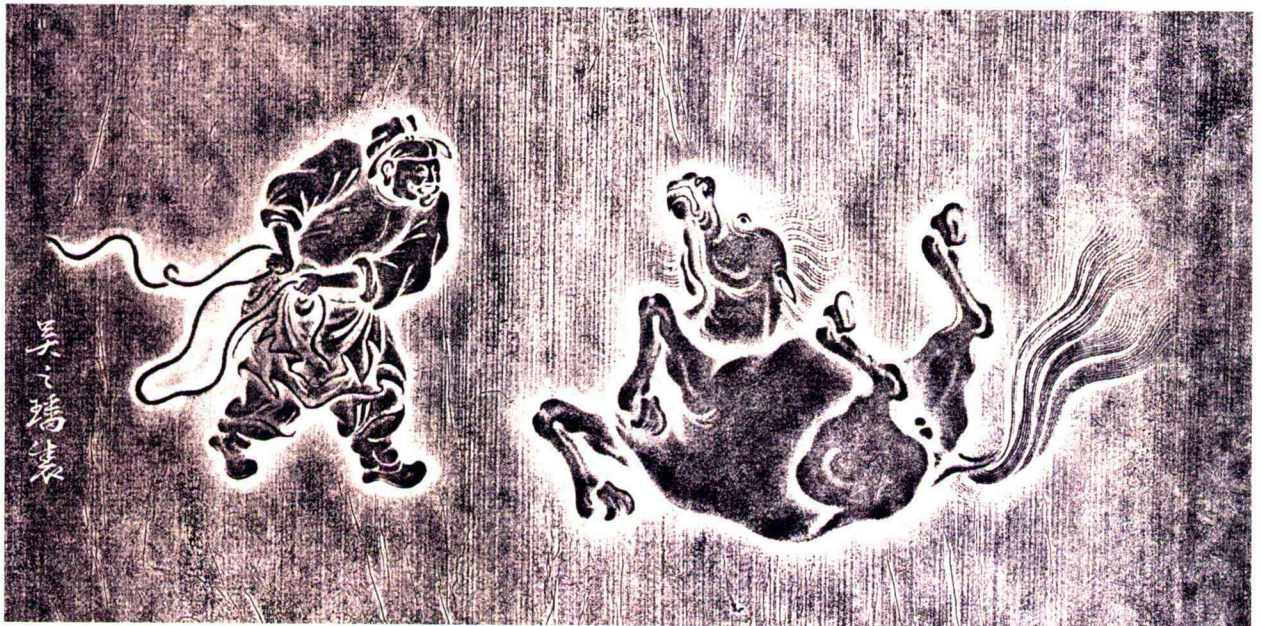
雍、乾時期，宮中另有一位嘉定竹人當差，即施天章（字煥文）。他是封錫祿的弟子，雍正初期入值內廷，甚得皇帝賞識而紅極一時，雍正九年升為鴻臚寺序班。到了乾隆初期，施天章在宮中地位一蹶不振，遂於乾隆五年六月十三日「出走」，不久拿獲歸案，判於瓮山（頤和園內）鋤草養馬。後在忠勇公傅恆斡旋轉圜之下，請旨回籍，卒年七十三，旋即葬於家鄉，至光緒初年，其墓尚在。

嘉定竹刻自三朱從事竹雕蔚然成風之後，至清康熙初期已遠近馳名。此時，嘉定竹器的雕製分成兩個系統，一是以竹筒刻人物、山水等紋飾，如筆筒、酒盃、香筒等，乃「就竹之圍圓而成，儼然名畫也」；另一個系統是以老竹根「就其高卑曲折淺深之宜，刻為人物、山水、果蔬、花卉」。雍、乾時期供職內廷的封氏一門與施天章都以竹根人物擅名竹雕界，而前述的吳魯珍、周芷巖即繼承前一系統，並於康熙、雍正、乾隆時活動於地方。

周芷巖在嘉定一邑聲名較著，他



清 吳之璠 牧馬圖筆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拓片

原名顯，字晉瞻，芷巖是其號，又作芷岩，又號雪樵、堯峰山人、芷道人、芷叟、樵叟，晚號髯癡。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生，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卒，享年八十九。周顯刻竹，無所不能，更擅長用陰刻法展現繪畫中的南宗山水，與自「嘉定三朱」以來的刻竹面目大不相同。

嘉定竹刻自三朱之後，嘉定派雕鏤傳統是以高浮雕、立雕及鏤空技法雕出繁複的紋飾，而且重視層次，至康熙初期已是「窪隆淺深可五六層」。周顯擅長以陰刻法雕刻紋飾，因此嘉定大儒錢大昕說他是「自朱松鄰父子以畫法刻竹」後的竹刻家中，「更出新意」的竹刻家，並為他立傳，「周山人傳」就收錄於錢大昕的《潛研堂文集》中。

至於康熙年間的吳魯珍（名之璠），雖然也是繼承同樣的傳統，但他另有創發，以「薄地陽文」受到後人的推崇，而成為一位繼往開來的竹雕藝人。（詳見下文）

道光、咸豐年間，社會上流行竹黃器，嘉定竹工則日趨工細，「古意已失」，士大夫中「有高雅而託興奏刀者，不數數觀矣！」加上竹黃器的盛

行，嘉定竹人自湖南邵陽引進這項技術，以供應市場需要。於是到了光緒初期，嘉定竹刻的傳統「刀法亦失傳矣！」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南洋勸業會預定於南京開會，各地依例須提供物產參展。嘉定一邑也有不少工藝品參賽，其中「張文玉齋竹刻」得勸業會四等獎、兩江總督三等獎、江蘇巡撫一等獎；「謝蔭軒竹刻」得勸業會四等獎；「申瑞芝齋竹刻」得勸業會四等獎、兩江總督三等獎、江蘇巡撫一等獎。同時，「時文秀齋竹刻」得兩江總督與江蘇巡撫一等獎；「潘松雪齋竹刻」得兩江總督二等獎、江蘇巡撫一等獎；「葉晴翠齋竹刻」得兩江總督三等獎、江蘇巡撫二等獎。由此可知，清末嘉定一邑仍有竹刻商肆繼續營業，但作者漸稀，「漸失真意，佳品幾不可復睹」。

嘉定竹刻以刀法見長，「其為他處所不能媲美者，則為刀法。普通所用以刻字者，為單尖劈厚約分許，而削其一面，其口平，以角尖入竹，名曰行刀，而復以圓刀還之，則為圓柱形，削其一端為斜面狀而圓其鋒。故所入

處其底不深而平，此其為用能恰到好處，而字體之結構及轉折之姿態均能與書者相吻合，無牽強之弊。」但是自從竹黃工藝引進嘉定，當地竹刻的傳統刀法逐漸失傳，佳品也少多了。

吳之璠的生平梗概

吳之璠，字魯珍，號東海道人。可能生於清初，卒於康熙晚期或雍正初年，主要活動時間在康熙中晚期。早年居住在嘉定縣南翔鄉，後來徙居天津，為一位官員延為上客，遂未再返回鄉里，晚年不知所終。

由此之故，嘉定境內很少流傳他的作品，而與他同時的嘉定人氏對他並不熟稔，生時未曾在嘉定揚名立萬，邑乘不載他的名姓，一直到乾隆四十年（一七七〇）清高宗於內府看到他的筆筒作品，款鐫「槎溪吳之璠」，便詢問侍臣，然而無人能答。侍臣遂翻閱前人筆記，在陸廷燦的《南村隨筆》中見到這樣的記載：

康熙年間有吳之璠，字魯珍，另刻一種，精細得神，允稱名手。後往天津不歸，流傳者亦寡。

便據以入奏。從此之後，吳之璠才聲名大噪。

陸廷燦，字扶照，一字幔亭，嘉定人。幼從王士禎、宋荦游，深得作詩之趣，以諸生貢例，選安徽宿松教諭，遷福建省崇安縣知縣。崇安縣以產武夷茶而名聞天下，故陸廷燦曾著《續茶經》，並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陸廷燦可能是第一位記載吳之璠者，隨後錢大昕也提到他，至嘉慶時金元鈺撰寫《竹人錄》時，對他的瞭解明顯較前人為多。

吳之璠工繪花鳥、人物，也擅長行草書，書風秀媚遒勁。嘉定竹刻界在「嘉定三朱」的前導下，除了一般俗工之外，也多書畫皆通，吳之璠可說是箇中翹楚。可惜生前未成名於鄉里，往來的嘉定友人中又缺乏著名士子，故而生平事蹟鮮為人知。

吳之璠的雕刻藝術

金元鈺曾以詩派論比嘉定竹人，他說：

漢魏權輿，則三朱、秦、沈；魯珍具建安風骨；宗玉似齊梁綺靡；周墨山、王幼芳之沖淡，則孟襄陽微雲河漢也；封義侯、施煥文之奇古，則韓昌黎湯盤孔鼎

也。其餘諸子如盛唐作手，各號專家，惟我芝巖，其少陵乎……。

三朱即「嘉定三朱」，秦、沈分別是秦一爵、沈兼，宗玉是顧鈺的字，周墨山為周乃始，封義侯、施煥文即封錫錄與施天章；周顥與吳之璠，一個好比杜甫，一個好似建安詩人。

近人褚德彝將吳之璠擅長的「薄地陽文」與洛陽龍門石窟中的淺雕相比，金西厓更認為他是朱稚征之後的「嘉定第一名手」，其間略去了秦、沈諸人，可謂推崇備至。

吳之璠承襲了嘉定派雕鏤傳統，嘉定竹人所擅長以高浮雕、立雕及鏤空等技法雕出繁複紋飾的藝能，吳之璠也駕輕就熟。而且他還承繼嘉定派竹刻傳統中的圓筒形器的系統。因紋飾繁複，在圓形器上的構圖就相當重要，如何連貫起訖，是自三朱以來就相當重視的課題，吳之璠自不例外，山壁是他經常運用的媒介。

至於他為人稱道的「薄地陽文」也稱「薄地陽刻」，其實就是淺浮雕，需將竹子的外壁薄薄剔去一層，留下略浮凸出地子的紋飾。中國漢代畫像

石中，就有「減地法」的淺浮雕，位於山東嘉祥縣的武氏祠畫像石即是。吳之璠充分運用竹材的堅實特性，雕出紋飾微凸的「薄地陽文」。因為是淺浮雕的作品，所以器面紋飾並不繁複，留白相當多，給予觀賞者無限的想像空間。

除了滿佈紋飾者外，留白乃成為吳之璠的特色之一。吳之璠常僅雕出紋飾主題，器面留下大片空白，留白處占器壁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若多至二分之一時，他輒另刻詩文以作搭配。這種集中式的構圖方式，始見於吳之璠。

吳之璠擅長的紋飾母題在人物方面有仕女、中年男子、老者、侍童與仙釋人物，尤其中年男子，或作圉人，或作騎士，常常是頭戴幘頭，身穿長袍長褲，腰際繫帶，足登長統軟靴；動物方面，吳之璠能作牛、馬、鳧、鴻與蟾蜍，尤其馬匹更見功力，或滾塵，或浴馬，或閒憩，每一種姿態都能生動寫實，搭配馬匹的人物就常是中年男子；植物方面，最常見吳之璠刻松樹。